

梅花红桃



由韩东君、关晓彤主演的谍战剧《梅花红桃》正在东方卫视播出。和关晓彤一样，在此之前，韩东君也没有出演过谍战戏，两人这次是携手挑战新题材，韩东君表示，只要是没演过的角色，自己都会想尝试，也会从每个角色身上“找亮点”。

《梅花红桃》初尝谍战爱情 韩东君：会从每个角色身上找亮点

“剧本里有一些有趣的、紧迫的情节和多元化角色”，这是韩东君接下《梅花红桃》的主要原因，韩东君饰演的陈家平，在剧中代号“梅花四”，是一个拥有“两副面孔”的中共特工，表面浪荡不羁，内心则是坚定的革命青年。

“陈家平的真实身份是潜伏在日本人的商行里的地下党，外人看来就是一个上班摸鱼的这么一个人，其实他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

份，看似不挣不抢，什么也不太在乎”，韩东君解读说。

说到拍摄谍战戏有什么不同感受，韩东君表示，除了身份、情绪的转变之外，结构跟逻辑也是比较的考验，“但是我们不仅仅是有谍战，也有一些情感，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喜剧元素在里面。其实谍战戏就是想要给观众一些悬疑感、紧迫感，我们在《梅花红桃》的创作过程中也

想加一些有意思的元素，想让观众在紧迫的同时也轻松。”

因此，剧中陈家平跟左双桃的相处，就成为谍战之外让观众也能放松一点的或爱情或喜剧的元素。说到与饰演左双桃的关晓彤的合作，韩东君表示，拍摄过程蛮好玩的：“晓彤也很有梗，大家合作起来很有默契。”

韩东君解读两人的这段爱情戏时说：“我看

到有朋友在网上说他俩到底是真感情吗？我觉得他一定是有真的感情在的。至于层次的变化，是根据剧情的发展，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掩盖，有的时候需要展现。比如在咖啡厅众人面前跟左双桃吵起来的那场戏，甚至打了她一巴掌，但是这一巴掌如果单场来看好像特别奇怪，但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她。”

——辽沈晚报记者 张铂

谍战剧应兼顾英雄叙事与审美创新

王乙涵

法国戏剧家乔治·普罗第曾在20世纪初，从一千多部古今戏剧作品中归纳总结出“36种戏剧模型”，试图将世界上所有故事囊括其中。这些情节模式也为早期影视创作提供了模型。尽管一百年之后的今天，36种情节模式已经无法满足观众的“创新期待”，但很多影视作品的创作依然还是从这些“母题”出发，组合衍生出新的情节模式来。

36种情节模式的第20种，被归纳为“为了主义牺牲自己”，是一种涵盖了英雄为信仰、种族、国家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情感与荣誉的情节模式，也是谍战剧最常运用的母题。在我国，从最早的《敌营十八年》到《潜伏》《悬崖》《风筝》，以及近两年播出的《叛逆者》《潜行者》《前夜》《梅花红桃》等，谍战剧作为独特的类型始终受到市场的青睐。

近些年来，谍战剧在制作上越来越上档次，服化道精致唯美滤镜加持，演员高颜值高流量，剧情烧脑反转，却很难获得如《潜伏》播出时众

口一词的推崇。情节模式不断地复制运用，加之市场化娱乐化的影响，让谍战剧陷入了情节人物同质化的窠臼。想要跳出创作瓶颈，就要搞清楚观众为什么爱看谍战剧。

英雄叙事和悲剧审美

区别于爱情剧和时装剧，谍战剧吸引人之处不应该只是演员的颜值，而首先在于其英雄叙事。所谓“英雄叙事”是以英雄为表现核心，围绕英雄人物的行动展开的叙事策略。英雄叙事在人类最早期的叙事中就已出现，古代神话史诗中对英雄的朴素书写就展示了英雄叙事的内涵。西方神话中的英雄强调个人利益，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的英雄则更重大义，愿意牺牲个人去造福百姓。这种源自远古的文化积淀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在现代经典叙事中，英雄叙事依然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信仰崇拜。

在我国，谍战剧能够深受观众喜爱，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对历史的认知和深刻的民族记忆。在此基础上，悬疑紧张的情节和谍战人员偷天换日、明争暗斗的工作状态都具有极强的戏剧张力。不同于常规的英雄叙事，尽管谍战剧主人公的终极目的代表着崇高正义，但他们通常身处弱势，需要以谎言、破坏、伤害甚至暴力等手段去与敌对势力斗争。主人公在打破常规的冒险行为中完成正义的任务，这种错位感和悖论感让观众的潜在心理获得了满足。同时，主人公内心强大，信仰坚定，与观众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相互映照，折射了观众无法实现的英雄梦。

然而，当这种英雄叙事越来越传奇化，戏剧

性越来越极致化，人物的行动演变为闯关游戏，强行反转烧脑，谍战工作本身的残酷性被弱化，观众也会深陷在迷宫般的剧情之中，迷失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上半年播出的谍战剧《无间》中的陆风（靳东饰），一出场就挂着英雄的标签，但在不断的反转突变和绝境逢生中，观众只能啧啧称奇，却看不到信仰与人性的光芒。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暗流汹涌，局部战事不绝，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钢铁战士也是血肉之躯，个人英雄行为的背后都离不开理想信念和民族认同来支撑。同样的，对于谍战剧来说，任何英雄叙事都不能脱离时代性的特征，那些愿意“为了主义牺牲自己”的英雄，折射的是观众的社会理想，凝聚的是我们国家的理想信念。

创新从打破固化的情节模式和审美期待开始

观众审美心理中包含着渴望新奇、突破传统的内在愿望。谍战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化的情节模式，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可以看出，近年来的谍战剧创作也在寻找着创新的突破口，但成功者寥寥。《无间》在悬念和烧脑上不断加码，神化谍战人员，却单纯为了谍战而谍战，忘却了谍战剧的初心；与《无间》同期播出的《薄冰》走青春偶像路线，却弱化了类型特征，谍战悬疑不足，甚至有了抗日神剧的影子，播出后自然难以让观众满意。也有创作者尝试类型的融合，如《欢颜》的公路谍战，《隐秘而伟大》的职场谍战，《潜行者》的生活谍战等都在尝试以复合的类型吸引更多的观众。

当然，创新不能只在表面上做功夫，而是要从叙事的主体建构下功夫。

以前段时间播出的《潜行者》为例，地下党员方嘉树与前妻和两个不同家庭的孩子阴错阳差假扮成一家四口潜伏在76号。这一设定突破了以往谍战剧假扮夫妻的固定模式，将阴郁的谍战气质与闹腾的烟火日常相融合，谍战工作与家庭生活一冷一暖，形成了强大的反差和戏剧张力，构成了一幅充满市井气的谍战众生相。同时，该剧视角宏阔，对来自几个不同阵营的人物都有立体多元的刻画，从人性的幽微处入手，赋予人物复杂性及深刻性，每一个人物都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谍战面孔。特别是对女性特工人员的塑造血肉丰满，突破了模式化的束缚，引导观众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历史。全剧有很多细节在提醒观众，地下工作者也是活生生的人，会有弱点和软肋，也会被爱人和孩子牵绊；他们不是战无不胜，不仅要随时应付突如其来的挑战，也要面对道德的困扰和生活的挫折。主人公方嘉树心中纵有万千波澜，表面永远云淡风轻。就连做梦说了句梦话都要自己反省一番；行动处处长叶兴城看似恋爱脑，实则城府深沉；还有苏雅露、郑南雁、郑飞熊、朱玉、郭大雨等反面人物，也都丰富立体、耐人寻味，带给观众非常新鲜的观剧体验。同时，该剧危机的设置也别具一格，如联络员李正勋的一句“当死亡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微笑去面对”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可他牺牲前的微笑却又给主人公埋下新的危机等。

可见，谍战剧要获得观众喜爱，除了保持其独特的英雄叙事和悲剧审美，更重要的是建构创新性的叙事设置、打破观众固化的审美期待，让谍战剧为观众提供逃离日常的娱乐方式的同时，也能为观众提供理解和体验人性、道德和社会的独特视角，使观众在观赏中获得鼓舞和激励，进而形成一种强有力的价值信念与理想精神。

——据文汇报